

捕鯨博物館 見聞

早期人類社會因生活需求而有捕鯨文化，但因時代的變遷，現在已演變進步為賞鯨、護鯨，希望我們能從博物館的歷史典藏，來認識這些巨大的海洋動物與人類的關係，進而反思，啟發永續海洋保育的智慧。

「捕鯨博物館」具備極高的歷史價值，除了展示捕鯨歷史，該館也於2015年與美國國家海洋大氣管理局合作進行「天氣史與捕鯨」（Old Weather: Whaling）計畫，透過該館收藏一兩百年的捕鯨日誌，由船長們所記載的每日海況，比對過去記載的北極海冰位置與現代海冰位置的異同，以研究分析及佐證全球氣候變遷的脈絡，充分顯出歷史文物保存及博物館研究典藏的百年價值。

文・圖／李弘善 | 新北市三芝橫山國小教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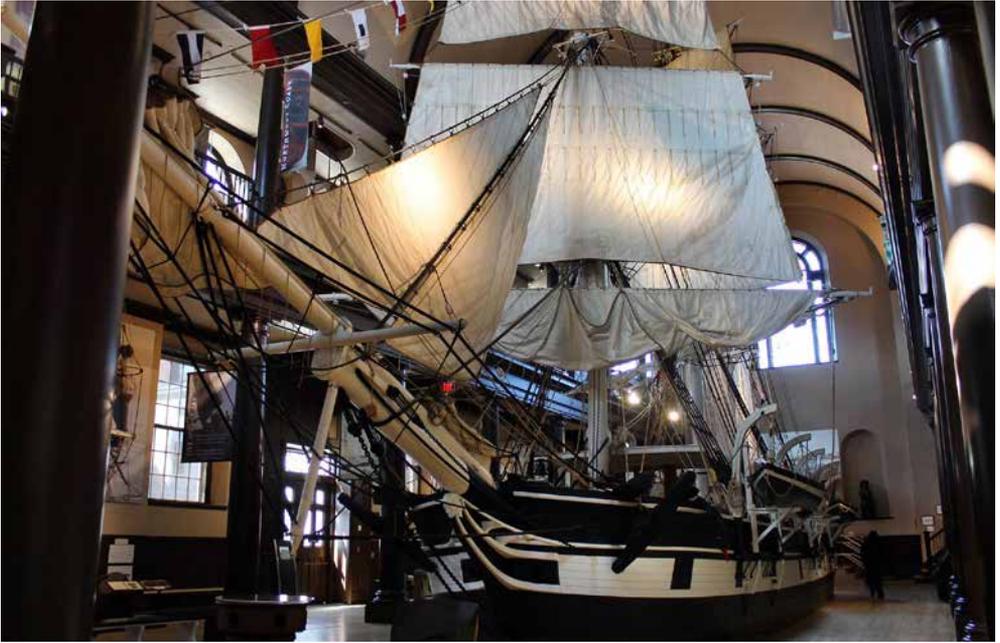
今年六月底，筆者藉著參加「美國海洋教育者學會」（NMEA）之便，來到離波士頓約一個半小時的「新貝德福德捕鯨博物館」（New Bedford Whaling Museum，以下簡稱『捕鯨博物館』）。十九世紀初期，新貝德福德擁有世界最先進的捕鯨船隊，供應大量的燈油以及蠟燭，此地甚至被譽為是「照亮世界的城市」（The city that lit the world），當地的捕鯨博物館果然大有看頭！筆者在館內待了兩天，與讀者分享見聞心得。

洋洋大觀的捕鯨文物

捕鯨博物館蒐羅多樣豐富的文物，尚未走進博物館大門，就先看到漆成白色的捕鯨砲以及白鯨塑像，宣告著館藏的內涵，必然和捕鯨文化息息相關。館內展示大量捕鯨相關器械，包括各式鏢刺用途的長矛、鏟下鯨脂的刮刀、煉製鯨油的鍋爐，並且運用大量手繪圖片，更增添整體的質感。

▼捕鯨博物館外觀，左側為正門入口，右側紅磚建築都是博物館的展廳（New Bedford Whaling Museum提供）





▲全球最大的模型船--Lagoda號（New Bedford Whaling Museum提供）

館內有艘三桅捕鯨船”Lagoda”號模型，可說是館藏的亮點。Lagoda為比例1：2的模型船，長度達89尺，在館內現場建造，為目前世界最巨大的模型船。走上模型船甲板，仿真的煉油鍋爐映入眼簾，甲板還鋪設一塊透明玻璃，可從上方看到甲板以下的船艙配置，讓人讚嘆設計者的體貼與創意。沿著階梯走上二樓廊道俯瞰，桅杆、船帆盡收眼底，室內靜態的展場頓時化為藍天下波濤洶湧的大海。

二樓廊道蒐藏大量捕鯨文物，特闢專區介紹亞速爾群島（Azores）的捕鯨業。亞速爾群島為葡萄牙殖民地，因為風向、洋流以及附近海域可找到抹香鯨等關係，長久以來一直是美國捕鯨船的補給地，島上居民也是捕鯨船上重要的船員來源，對於新貝德福德的捕鯨業有卓越的貢獻。

另一項非看不可的館藏，就是稱為”scrimshaw”骨質加工品。往昔捕鯨船船員在海上閒暇空檔，利用鯨

骨或其他哺乳動物（例如海象）的牙齒或骨頭，雕製成飾品打發時間，上頭刻有精美圖案。在船員的巧手下，鯨骨也可製成傘骨、珠寶盒等藝品。館內的此類收藏琳瑯滿目，館藏之豐富堪稱世界之最，是近30年蒐藏的成果。

鯨與人，人與鯨

除了捕鯨文化之外，館內對於鯨魚與人類之間的交互關係也多有著墨。大門入口天花板懸吊著露脊鯨、藍鯨以及大翅鯨骨骼，以露脊鯨的故事最讓人印象深刻：此頭雌性露脊鯨，芳名”Reyna”，2004年於維吉尼亞州海域遭船隻螺旋槳削擊致死，當時懷孕十個月，死時芳齡15歲。目前Reyna和胎死腹中女兒的骨骼一前一後吊在一起，還有展示牌訴說事件始末，張顯船舶造成的傷害。根據館方K-12教育主任 Robert Rocha先生說法，由於露脊鯨數量稀少，幾乎每頭



▲由鯨魚牙齒所製成的各式雕刻品



▲鯨魚受到海洋垃圾傷害的保育展示



▲因「白鯨記」改編電影而爆紅的教堂，其講道壇也應電影情節而改成船頭造型



▲館方收藏「白鯨記」的各種譯本，中間為繁體中文版。

都有個別記載，筆者依此線索，果真查出Reyna在1989年出生於佛羅里達海域，還查到她母親名字叫“Rat”。此外，鯨骨附近還有半截模型鬚鯨以及漁網、浮球等塑膠漁具，宣導海洋廢棄物的危害。

新貝德福德港的興衰與捕鯨業息息相關，館方另闢展場訴說鯨魚產業如何影響當地產業，且蒐羅各種鯨魚產品，例如鯨鬚毛刷、鯨油製成的各式潤滑油、蠟燭、肥料等等，可謂洋洋大觀；此外，更詳細說明當地的金融如何因為捕鯨而興起。最耐人尋味的，是展場中一頭碩大的雄性抹香鯨骨骼，人骨模型倚靠著鯨魚頭骨站立，人與鯨的鴻溝彷彿消弭無形。鯨骨右側望去，羅列捕鯨文獻與文物，但是鯨骨左側，卻陳列鯨豚保育資訊與成果，對比強烈之餘，不禁感受時代與觀念變遷的震撼，也為策展者的巧思喝采。

博物館的靈魂—教室與賣場

捕鯨博物館除了優質的展示，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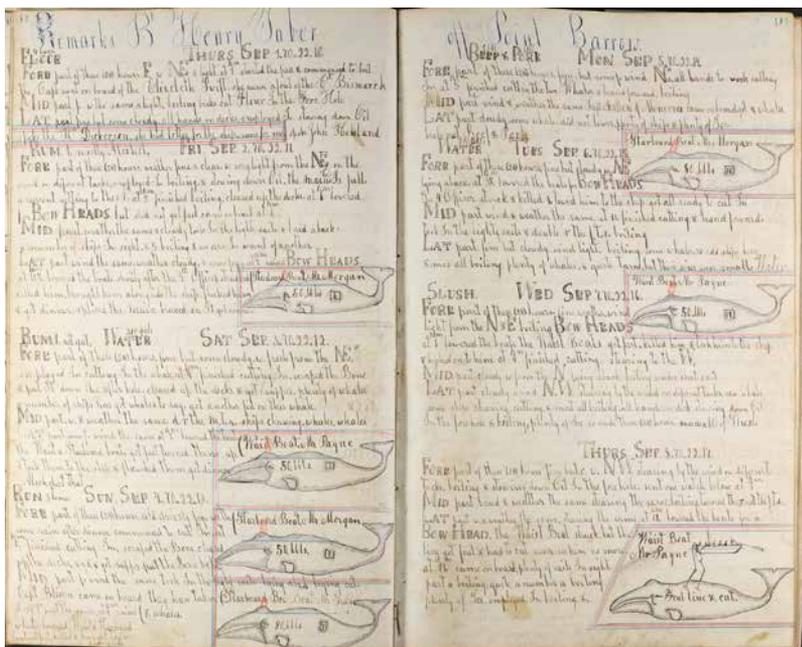
育推廣更是其著重點。館方的教室位於展場建築的另一側，展示多樣的船藝，例如繩結、船帆、捕鯨小艇，捕鯨船員的住艙更以1:1的方式增加臨場感；動手操作的桅杆滑輪與材積計算，更看出館方相當重視科學素養。筆者參觀教室的時候，孩童都聚精會神的操作探索，並沒有恣意嬉鬧歡笑，相當難得。

更難得的是賣場所陳售的商品，多半是與鯨豚相關的科普書籍與精緻的海洋動物模型，大門口賣場的商品更不乏當地生產的精美藝品，看不到迎合大眾喜好的絨毛娃娃及塑膠商品，可感受到博物館的好品味。

白鯨記與捕鯨博物館

捕鯨博物館的館藏固然首屈一指，但是館外的教堂，更是觀光客必定參觀的景點，因為這裡有「白鯨記」作者Herman Melville坐過的椅子。1840年十二月底，Melville到新貝德福德，翌年一月登上捕鯨船啟航，因此誕生了「白鯨記」這本曠世名

▼意義非凡的捕鯨日誌。此份由捕鯨船員亞伯拉罕·柏格（Abram G. Briggs）以色鉛筆繪製的日誌，時間地點為1870年9月的阿拉斯加。（New Bedford Whaling Museum提供）



著。因為捕鯨航程危機四伏，水手行前會到教堂尋求心靈庇護，Melville也不例外，這座教堂因此暴得盛名。Melville在小說中把教堂的講道壇描寫成船頭形狀，而1956年根據小說拍攝的電影，也是如此搭製道具。因為電影

賣座，大批觀光客湧入教堂朝聖，看到盒型講道壇不免大失所望。後來當地社區協會從善如流，依照電影情節，將講道壇改建成目前船頭造型。筆者在博物館的辦公室，也看到全世界各種「白鯨記」的版本，可見館方重視的程度，其中還有一本臺灣「志文出版社」的繁體中文版呢！

筆者在捕鯨博物館待了兩天，受好友Robert一家熱情款待，特此感謝。筆者入館參觀之際，巧遇志工開會，館內志工雖然年邁，卻精力充沛、熱心推廣教育，令人印象深刻。搭上回程的長途公車，腦海裡盡是捕鯨博物館的種種：人類還不懂利用石油之前，鯨油是重要的照明與工業用油。捕鯨業需要高超的船藝與海洋知識，美國曾經是這樣的捕鯨大國，船隊縱橫世界各大洋；時過境遷，鯨豚成為國際保育的焦點，美國也執保育的牛耳，而捕鯨博物館著實記錄並見證這兩

段截然不同的歷程。當我們享受科技進步之餘，可曾想過鯨魚曾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踏腳石及犧牲品？人類可否與動物共存共榮？而博物館對於人類文明素養的影響又是什麼？值得我們深思。



▲人與鯨的坦誠相見